

清教徒之约

《约翰·麦克阿瑟文集》

你可以放心信靠圣经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多数情况下，生活和行为毫无绝对的标准。我们的道德体系是以大多数赞同为准则；也就是说，凡被觉得是对的，就成了行为的标准。

然而，这种哲理与我们所知道关乎这世界的一切事情却是背道而驰的。比如说，科学领域存在着绝对。我们整个宇宙都是以固定法则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发射人造卫星和别的航天器进入太空，并且可以准确预测它们的行踪。科学——无论生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天文学、数学，还是工程学，都受到不能改变和不可违背的法则约束着。

但是在道德领域内，许多人却想要过着没有法则，也没有约束的生活。这些人企图根据他们自身的想法，确定他们的基准点。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从物质领域进入属灵领域，固有的法则仍然存在。在生命的道德和属灵领域内若无法则，我们就无法生存；在物质的领域内也是一样。我们的创造主已经把道德内置在生命中了。正像有物质的法则，也有属灵的法则。容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有人询问我，是否认为艾滋病（AIDS）是上帝的审判。我回答说艾滋病是上帝的审判，在同样的意义上来说，肝硬化也是上帝的审判，或者肺气肿也是上帝的审判。倘若你饮酒，就容易患肝硬化。倘若你吸烟，就容易患肺气肿或者心脏病。倘若你选择违背上帝的道德标准，你就有可能会感染性病，甚至艾滋病。这是按照撒种和收获描述的一种圣经法则。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实例解说这个原则。重力是一种固定的法则。你可以选择不相信重力，但是不管你选择相信什么，你若从高楼上跳下来，你都会落在地上。可见，你并没有选择权。这不是你相信什么的问题，这乃是法则的问题。你检验法则时，法则就开始生效了。这在任何其它的物理法则领域内都是真实的。

这同样的情况在道德及属灵领域内也是真实的。要把生活二分成不可违反固有法则的物质领域，与可以违背法则的道德及属灵领域是绝不可能的。同一位上帝既藉着固定法则掌管物质领域，也藉着固定法则掌管着道德及属灵领域。

那么，你在哪里可以得到道德法则呢？你怎样确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呢？我们的创造主是否已经向人类启示了这种标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明白的吗？

圣经宣告它就是上帝向人的启示。尽管我花了多年的光阴研读圣经，但我并没有一直忠信圣经。直到后来我上大学一年级，认真对待人生未来，想要认识真理的源头，才逐渐萌发了这个忠信。我找到了一些充分理由确信圣经就是上帝的道。我从五个基本方面，由浅入深地给予证明圣经的真实可靠。

圣经的真实性

1. 经历

圣经是真实的，因为圣经所宣称要给我们的经历，我们都得着了。比如说，圣经说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约一1:9）。我相信这些，并且我也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我有脱离了罪疚的意识。圣经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那就是当我来到耶稣基督那里，这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圣经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有人说，一本破烂的圣经通常属于一个不破烂的人。这话是真的，因为圣经可以整合生活。全世界亿万人都活生生证明这是真实的，或许你也认识其中的一两个人。这些人都经历过圣经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可接受的理由，但从别的方面来说，这却是软弱无力的。倘若你凡事都根据经历，你就会陷入困境。各种宗教的教徒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作为他们的信仰根基，但是不见

得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所以，尽管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证实圣经的能力和权威，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2. 科学

圣经也提出了对宇宙与生命存在的一个最合情推理、客观的认知。圣经指出有一位创造的上帝。这比相信万物出于无有更讲得通，从本质上来说，万物出于无有是进化论所说的。对我来说，设想有一位生养了万物者是较轻松得多了，而圣经告诉我，那生养万物者就是上帝。

研究创造有助于解释地球的地质怎样变成了这个样子。圣经讲述了六天之内发生的超自然创造，也讲述了一场毁灭全世界的洪水。这两个事件有助于解释许多地质学和其它科学的问题，我们马上就会探讨其中的一些。

你会发现，圣经与现代科学的观念交叉时，圣经就是准确的。比如说，《以赛亚书》40章26节提到，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上帝藉着祂的大能掌管众星，连一个也不曾失落。照此，圣经提出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即物质能量最终不消灭。

在《传道书》1章10节中，我们读到，“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接着立即回答说，“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在明确公开宣布热力学定律的数千年前，圣经古代作者就已经肯定了质量和能量的守恒。

热力学第二定律陈述说，虽然质量和能量永远守恒，可是质量和能量却会从有序到无序、从和谐到混乱、从组织到非组织发生着分解变化。圣经肯定了这事实，正与进化论相反。众所周知，随着物质分解和能量消散，我们所认识的这世界和宇宙最终就会变成死的。这世界和宇宙本身不能复制自己。《罗马书》8章提到一切受造之物都叹息，是由于圣经在最初所描述的诅咒（创3章）。这个诅咒（以及上帝计划翻转这个诅咒），都体现在整本圣经的教训中。

水文科学乃是研究水循环，而水循环包含三个主要相位：蒸发、冷凝和沉降。云彩掠过地面上空，通过沉降就降下雨水。雨水汇入小溪，小溪汇入江河，江河汇入大海，沿途一直都进行着蒸发过程。圣经也描述了这个同样的过程。《传道书》1章和《以赛亚书》55章都提到了整个水循环，“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1:7）；“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赛55:10）。《约伯记》36章27至28节谈到蒸发和冷凝说，“祂（上帝）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与世人。”这同样又比科学发现这一过程领先了数世纪。

十六世纪，哥白尼（Copernicus）首次提出地球自转的观点时，人们便震惊不已。他们先前相信地球就是一个平面圆盘，又相信倘若你穿过直布罗陀岩山的赫丘利斯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 at the Rock of Gibraltar；注，古代西方人认为赫丘利斯柱是世界西端的象征），你就会从那个边缘掉下去。十七世纪，诸如开普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这样的人发明了现代天文学。在这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宇宙仅仅包含大约一千颗星辰，这是曾经被计算过的数目。

然而，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记》中就提到，天上星辰的数量如同海边沙粒的数量。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22:17）。《耶利米书》33章22节说，天上的星辰不能数算。上帝又一次说到，“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今天，虽然已经登记了几百万颗星辰，但仍然有数亿万颗星辰未曾登记过。

圣经最古老的书卷《约伯记》，成书于主前两千年左右。然而《约伯记》26章7节却说，“上帝将地球悬在虚空”（注，中文和合本圣经将“地球”译为“大地”）。你也许会在其它宗教的圣书中读到，地球是坐落在大象的背上，大象一颤动，就会引发地震（注，古代西方人对地球的认识与东方人不同）。希腊神话的宇宙起源大约也是同水平的荒谬。但圣经却是截然不同的等级。圣经说，“上帝将地球悬在虚空”（斜体表示格外强调）。

《约伯记》还说到“地球转动如泥上印印”（38:14，注，中文和合本圣经将“地球转动”译为“地面改变”）。那个时代，软泥土用于书写，印章用于加盖人的签名。有一类印章用硬泥做成空心圆柱状，底

部凸刻着签名，然后用一根手杖罩住印章，就可以使它如同擀面杖一样转动。因此，作者可以用他的印章在软泥上转动，如此就签上了他的名字。《约伯记》提到“地球转动如泥上印印”一句，也许就暗示了地球绕轴自转。希伯来语译为“地球”（hug）一词，指的就是一个球体。

同样有趣的是，当注意到地球维持了一个完美的均衡。你若曾看过一粒不平衡的篮球，你就知道它的转动缺乏平衡。你可以想象一下，倘若地球像那篮球一样，该会发生什么呢！地球既是一个完美的球体，也是完美地均衡。海洋深处与山脉高处必须是平衡的。研究平衡的分支科学被称为地壳均衡学。在科学构思这个地理现象之前的数世纪，以赛亚就在《以赛亚书》40章12节中说到，上帝“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岗陵。”

死于1903年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因把科学发现应用于哲学而著名。他在自然科学中列出五个可知的类别，即时间、力、行动、空间、物质。然而，圣经的第一节经文《创世记》1章1节说到，“起初（时间），上帝（力）创造（行动）天（空间）地（物质）。”上帝早就把这一切安排在圣经的第一节经文中了。

圣经实在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上帝希望我们认识祂和祂所造的世界。虽然圣经没有包含科学术语，但每当圣经偶然提到了科学真相，却是非常惊人的准确。有些人可能会说，“稍等一下。旧约圣经提到日头曾停留过，倘若这事发生了，太阳并不是真的停止不动，而是地球停止了转动。”是的，那是根据人在地上的感受发出的叙述。你早上起床时，并不是看着东方说，“地球转的好可爱啊！”根据你的观看，你看到了日出。你既允许自己那样说，你也必须允许圣经那样说。

3. 神迹奇事

圣经真实性的第三个证据就是它的神迹奇事。我们都期待在一部出于上帝自己启示的书中读到这些神迹奇事，上帝明显是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是对自然界的超自然改变，也是吸引注意力的极佳途径。

圣经含有支持表明它记载的神迹奇事是可信的信息。比如说，圣经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五百多人看到祂活过来的事实（林前15:6）。这足以成为使一切陪审团确信的见证。圣经的神迹性质就证明了上帝的介入。但是要相信那些神迹，我们就必须按圣经的话语来领受圣经。所以，要进一步确认圣经的真实性，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思考圣经具有预言未来的惊人能力。

4. 预言

除非我们明白上帝是圣经的作者，我们就无法解释圣经具有预言未来的能力。比如说，旧约圣经有三百多处提到以色列弥赛亚的经文，都准确地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希伯来语“弥赛亚”译为希腊语就是“基督”）。

董彼得（Peter Stoner）是一位数学几率领域的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讲座》（Science Speaks）一书中他说，倘若我们只取出基督应验旧约的八项预言，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预言要全部应验在一个人身上的几率是1017 分之一。他证明这个惊人数目的方法如下：

我们用1017 个银币来铺盖美国德克萨斯州，这些银币可以厚达两英尺盖满德克萨斯州全地。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银币做个记号，并且彻底搅动整个银币堆。然后蒙住一个人的眼睛，又告诉他必须捡到那个带着记号的银币……那么，这人找到那个银币有多少偶然性呢？众先知写下那八处预言，靠着任何一个人的方法叫那些预言应验，照样也是微乎其微的。

耶稣却应验了数百处预言，远远超过了只是八处的预言啊！

圣经同样也含有许多别的预言。例如，圣经预言一个名叫居鲁士（注，和合本圣经译为“古列”）的人会出生，要在中东地区执政掌权，并且要把犹太百姓从被掳之地释放出来（赛44:28-45:7）。大约一百五十年之后，居鲁士大帝成为波斯王，并且也释放了犹太人。没有人知道这事会发生，唯独上帝知道。在《以西结书》26章中，上帝藉着先知说，推罗的腓尼基城必将毁坏，且明确指出必有一位占领者将进

入这城中，彻底毁灭这城。上帝说这城必被摧毁净光，连城中里留下的石头也必被扔进海里。预言结尾说，渔夫要在那里晒网，这城永远不会被重新建造。

在这预言三年之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推罗。当他摧毁城门时，他发现城里几乎空无一人。腓尼基人是航海家，又是古代世界的殖民者；他们乘帆船航行到离海岸半英里处的一座岛上。在多年的围攻期间，腓尼基人在那座岛上重建了他们的城。尼布甲尼撒王摧毁了他们在陆地上的城，但是他没有舰队，因此对推罗的岛城毫无办法。这让那预言有一部分未得应验。

大约二百五十年后，亚历山大大帝进入推罗地区，需要补给他在东方的战役。亚历山大大帝通告那个岛城的居民，但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腓尼基人相信他们在那座岛上可以免受攻击。亚历山大大帝非常恼怒腓尼基人的回复，于是他和他的军队就挖出尼布甲尼撒王摧毁推罗陆地城镇所遗留的碎石，进行填海。他的军队用这些碎石铺建了一条长堤，从容进军到那座岛，毁灭了那城。这就准确应验了以西结在数百年前所预言的事。

倘若你今天去到推罗城旅游，你就会看到当地渔夫在那里晒网。这城永远不得重建啊！董彼得说到，预言的一切情节偶然发生的概率是七千五百万分之一。

亚述人的尼尼微城又是一个例子，它是最强大的古代城市之一，在主前七世纪期间扩张到了顶点。然而，先知那鸿却预言说，这城很快就要毁灭了。那鸿说，涨溢的洪水必淹没城门，这城必毁灭（鸿1:8；2:6）。

那时候，尼尼微人筑墙围住他们的城，他们经常在河底部邻近河边修建闸门。河水既可以流过闸门的栅栏，又可以阻止入侵者。对尼尼微城的情况来说，那就是一场暴雨降下，涨溢了河水，冲毁了尼尼微城的城墙要塞。这就让围攻尼尼微城的玛代人和巴比伦人，得以进入尼尼微城中毁灭这城，正像先知所预言的。

5. 基督的生平

圣经真实性的又一个证据就是基督本身。我们已经明白，耶稣基督应验了许多明确的预言，也行了许多神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基督同样也相信圣经的权威。在《马太福音》5章18节中，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倘若你愿意阅读更多有关基督生平，和其它的圣经可靠性证据，你可以尝试阅读乔西·麦道卫所著的《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by Josh McDowell, Here's Life Publishers）。

圣经的大能

圣经是一部神奇的书卷。圣经的神奇在于它经得起许多真实性的考验。除此之外，从属灵和道德的观点来考虑，圣经也是格外神奇。

圣经宣告它是活泼且有大有能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宣告。我从来没有读到任何其它有生命的书。有些书可以改变你的思想，但唯独圣经这部书可以改变你的性情，唯独圣经这部书可以从里到外彻底改变你。

《诗篇》19篇有几节经文是圣经本身的见证。那些经文如此说：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19:7-9）。

这样，我们可以分别查考圣经的每一个层面。

1. 圣经是“全备的”

“耶和华的律法”是希伯来人惯常定义圣经的一个术语。《诗篇》19篇明确指出圣经是“全备的”，就是一项能改变人心的综合治疗真理。希伯来语译为“人心”（nepesh）一词是指整个全人，指的就是真实的你，不仅包括你的身体，也包括你的内在。因此，圣经的真理可以全面改变一个人。

你也许会说，“我对改变不感兴趣。”那么你可能对圣经也不感兴趣。圣经是为绝望的人预备的。这些人希望他们的生活有目的，但他们却没有。这些人不能确定他们在哪里、他们从哪里来、以及他们要到哪里去。这些人希望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生活中的诸般事项。这些人希望他们不再受他们无法控制的激情驾驭；他们希望他们不再遭受境况的侵害；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不再有那么多的痛苦；他们希望他们的人际关系是应有的样子；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加清楚思考他们人生的诸般事项。换句话说，圣经就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他们人生没有完整的答案，却想要更加完整一些。

圣经说到，这些改变的关键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上帝就以基督的样式降到世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和我的罪恶刑罚，并且复活胜过了死亡。祂如今活着，并且还进入到凡承认祂是主和救主之人的生活中，改变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就是上帝预定他们的样子。倘若你满意你的生活样子，你就不会指望从上帝的话语得着改变的方法。但倘若你认识到你的罪孽，倘若你想要除去你的忧虑以及非常需要改变的生活样式，倘若你的内心虚空，倘若你有一些从来没有感到满意的渴望，倘若你有一些似乎无法得到的答案，那么你就需要查考上帝的话语，以便确定上帝的话语是否可以做到它所说的改变。上帝的话语藉着基督的大能完全能改变你，基督就是为你死了又复活的主。

2. 圣经是“确定的”

《诗篇》19篇提到圣经是“确定的”（即“绝对的、可靠的、确实的”），“能使愚人有智慧”。希伯来语译为“愚人”一词，是来自表达敞开门户的一个词根。古代犹太人形容“头脑愚昧的人”，就是“头脑如同敞开门户的人”，就是凡事进去，凡事出来的意思。愚人不懂得要阻止的和要隐藏的。愚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然幼稚的，也不能鉴定事实。愚人做出的判断没有任何标准。

圣经说它能使这样的愚人有智慧。对犹太人来说，智慧就是日常生活的技能。对希腊人来说，智慧就是纯粹的诡辩，就是一种抽象概念。所以，希伯来语原文说，圣经能使愚人有智慧，这话就意味着圣经可以引导那些无经验的、幼稚的、无知的、无辨别力的人，使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老练起来。

圣经触及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人际关系、婚姻、职业道德、以及人心意念和动机的因素。圣经也告诉了你在生活中关乎态度、反应、回应、如何待客、如何做客、如何培养美德之类的事，圣经的记载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圣经怎样改变人的生活呢？你阅读圣经，并把你自己的生活交托给圣经的导师和作者——耶稣基督，圣经就会改变你的生活。耶稣就会住在你里面，也会把圣言的真理应用到你的生活中。

3. 圣经是“正直的”

上帝的圣言，也被称为“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在希伯来语中，这话说的是圣经指出了一条正直的道路，或者安置了一条正直的道路，其结果就是能快活人的心。

我回顾以往我自身的生活，就是当我不清楚前进的方向如何、今后的打算如何、或是应该有什么事业的时日。后来我便开始研读上帝的圣言，并且让我自己顺服上帝的灵。于是，上帝就为我开了出路。我行在这条道路上时，我就经历了喜乐、快活和祝福。事实上，我在生活中感到这么的满足，以致旁人有时以为我有点不对劲。甚至困境也给我带来满足，因为藉着困境上帝能彰显祂的信实。甚至不幸也是有福的源头。在《约翰福音》16章中，耶稣把门徒对祂离去的悲痛比作妇人生产孩子的疼痛。这喜乐遍及任何的境况。我知道你想要过快活的生活，我知道你想要平安、喜乐、意义和目的。我知道你想要每个人

都在寻求的丰满生活。然而圣经说，“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了”（路11:28）。为什么？因为上帝祝福他们的忠心和顺服。这样，你就能过着无罪、无婚外情、无吸毒和无酗酒的快活生活。上帝并不是抹杀喜乐的天地之主。祂造了你，祂知道你如何行事才是最好的。祂也知道什么能使你快活。派对宴乐结束了，上帝赐下的快活却没有结束。这个快活仍然持续，因为这个快活是发自内心的。

4. 圣经是“清洁的”

诗人说上帝的话是清洁的，能明亮人的眼睛。最单纯的基督徒也知道了许多博学之士不知道的诸多事。因为我晓得圣经，所以一些事情对别人来说是不清楚的，对我来说却是清楚的。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人生的晚年写了自传，其中指出哲学对他有点失败。这非常令人震惊。罗素毕生都在沉思“现实”，然而却不能确定它是什么。我相信我比不上罗素的智力；但我却知道上帝的圣言。圣经能明亮人的眼睛，尤其是论及生活中黑暗之事，诸如死亡、疾病、灾难、以及世界的毁坏。圣经可以解决生活的难题。

我去探访一个临终的基督徒，可以看出他内心有喜乐。我的祖母九十三岁时去世了。那时她躺在床上，护工告诉她要起床了。我的祖母说，“不用了，我今天就不起床了。”护工询问原因，我的祖母说，“我爱耶稣，我今天要去天堂，所以今天不要打扰我。”随后，她带着微笑就去了天堂。

你有这样的盼望吗？

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常去费城的基督教堂，并且浏览那些记述为我们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美国人墓志铭。其中，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撰写他自己的墓志铭如下：

“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躯体，就像一本旧书的封面，内容耗尽，字迹斑驳，镀金脱落。躺在此处，为小虫所食！

但他的工作却不会消亡，就像他所相信的，将会再次出现。它的作者将用崭新且更完美的版本，校正修订！”

你能正视死亡并且说，“这不是结束，而是我的开始”吗？对失去孩子的人，你能说些什么呢？对于因配偶患癌症或心脏病而逝世的人，你能说些什么呢？你正游荡在许多人都在感受到的困惑之中吗？你要到哪里才能把黑暗之事弄清楚呢？我要到上帝的圣言那里，我在那里就得了清楚明白。

5. 圣经是“洁净的”

《诗篇》19篇9节进一步提到上帝的圣言是“洁净的，存到永远。”唯一能存到永远的事物，就是未曾被罪恶败坏玷污了的事物。上帝的话语是洁净的。虽然圣经描述并揭露罪恶，但圣经却没有被罪恶玷污。圣经虽是古代的文件，但任何社会阶层，任何境况的人都能从这部书卷中找到超越时间的真理。这部书卷永远都不需要另外的翻版，因为它永远不过时，也永远不会陈旧。圣经尖锐直接地向我们说话，正如它一直在历史中向任何人说话一样。圣经既如此纯洁，就能存到永远。

我上大学时，学习了哲学。我所学习的每一类哲学，几乎都被长久废弃了。我同样还学了心理学。我所念的每一种心理学，现在几乎都被废弃了，或者被较先进的观点取代了。

然而，有一样东西却从来都没有改变，那就是上帝的永恒圣言。它总是中肯的。

6. 圣经是“真实的”

《诗篇》19篇9节非常直接地说，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今天似乎不再重视真理了。这种情况在耶稣的时代也一样。彼拉多把耶稣送往十字架时，他说，“真理是什么呢？”（约18:38）。上下文清楚显明他是在冷嘲热讽。

我记得在北加州山区遇到过一位吸毒的小伙子，他住在一个被河流冲垮的冷藏室里。我步行经过那个地方，并且问他我是否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交谈了一小会儿。小伙子原来是波士顿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说，“我已经逃离现实了。”我问道，“你找到答案了吗？”小伙子回答说，“没有。但至少我已经习惯了不问问题的状况。”这就是不认识真理的绝望。

圣经提到有些人是“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理”（提后3:7，注，中文和合本圣经将“真理”译为“真道”）。这不是指关乎理性的真理，而是指关乎生命、死亡、上帝、人、罪恶、正确、错误、天堂、地狱、盼望、喜乐和平安的真理。人无法靠自己得到这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我们便生活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时空箱子里。我们不可能进入一个电话亭里，出来后就成了超人，我们无法超越这自然界。我们是受困在一个时空连续体里。

我们在我们的小箱子里四处蹦跳，试图找出上帝。我们发明了众多宗教，但那些宗教都是固步自封。我们若要认识到那超越我们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靠那从外面进来的。这正是圣经所宣告的。这就是从上帝来的超自然启示，祂进入了我们的箱子。祂不仅藉着记载的圣言进入，也藉着耶稣基督本身进入。

约翰-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小说《恶心》（Nausea）展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人生观。此书的主角安东纳·洛根丁（Antoine Roquentin）极其厌恶他自身的生活。洛根丁试图通过性行为、人道主义、以及其它渠道找到人生的意义，但留给他的却是毫无意义的恶心感觉，一直没有真正找到真答案。在哪里可以找着把洛根丁难倒的真理呢？我相信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圣经的属性。

圣经的属性

1. 圣经是无误的，也不会失误的

圣经整体毫无错谬。圣经是完美的，因为上帝写下了它，而上帝是完美的。圣经不仅整体不会有错误的，而且各部分也是无误的。《箴言》30章 5至6说，“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祂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祂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纯全真实的。圣经是唯一没有出过错的书卷，其中所说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的。

2. 圣经是全备的

圣经绝不需要加添什么。圣经是全备的。今天有人说圣经不全备，它只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不过是一部解说人在历史中属灵经验的书，我们如今需要别的东西。有人认为那些说“耶和華吩咐我如此说”的传道人，就等同于有灵感默示的人，像以赛亚、耶利米、以及其他先知那样。这根本就是说，圣经是不全备的。然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却警告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22:18-19）。

3. 圣经是有权威的

既然圣经是完美全备的，那么圣经就是最终的定论，即圣经拥有最终的权威。《以赛亚书》1章2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華说。”上帝说话，我们就当听，因为上帝是最终的权威。圣经要求我们顺服。

《约翰福音》8章30至31节记载了耶稣向许多人讲道，他们就相信了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耶稣要求人对祂的道有所回应，因为祂的道是有权威的。《加拉太书》3章10节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就是对绝对权威发出的惊人要求。我们在《雅各书》2章10节中看到，“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违背了一点点圣经，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全部律法。这是因为圣经的各个部分都拥有权威。

4. 圣经是充足的。

圣经的充足性表现在许多方面：

4.1 救恩

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太16:26）。救恩是天地间最重大的事实，而圣经揭示这救恩的源头是什么。《使徒行传》4章12节论到耶稣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4.2 教训

《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可以开导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使他们认识上帝。当这些人做错事的时候，圣经就会教导他们，督责他们，向他们指明正确的，并且指导他们该如何行走在正道之中。

4.3 盼望

《罗马书》15章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指的是旧约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圣经是安慰的源泉，从现在到永远都给了我们盼望。

4.4 得福

《雅各书》1章25节显明了蒙福的关键：“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就必然得福。”圣经中最长的诗《诗篇》119篇，全部一百七十六节经文都专注描述上帝的圣言。它的开头就是“遵行耶和華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

你该如何回应？

你对圣经的回应，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方向和你的永恒定数。《哥林多前书》2章9节说，“上帝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人靠自身绝无法想象上帝要为他们所提供的一切！

每当我们拿起圣经，我们就涉及真理。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1-32）。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正在努力解答一道数学难题。他得到答案时，他就自由轻松了。或者，试想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正把不同的溶液倒入试验试管里。他坚持不懈做着实验，直到他说，“找到了，我得到了！”于是他就自由轻松了。人会寻求、挣扎、揣摩和捉摸真理，直到他得着真理为止。圣经就是我们的真理源泉，其中涉及到上帝、人类、生命、死亡、男人、女人、儿女、丈夫、妻子、父亲、母亲、朋友和仇敌。圣经引导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圣经是万事之源，你需要在其中知道地上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

你可以放心信靠圣经。圣经是上帝活泼的道。

转自微信公众号：教会微刊

那些要从福音信息中去掉耶稣主权的人经常暗示说，要求罪人离弃罪，委身给基督，遵从祂的诫命且向祂降服，这是一种异端，相当于加拉太人的律法主义。那是令人苦恼且不顾事实的指控，那是在控告历经几乎长达二十世纪来教会中真正最优秀的领袖们。

有些人试图将“主权救恩”描绘为新的教义。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贺治，他写道：

就如（第一世纪的律法主义），近代、对福音的完整性最明显的攻击，并没否认相信基督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们坚持必须要相信基督。但是除了信心外，他们又外加上其他条件，因此福音最重要的特质就被全然变更了。事实上，经常被提到的分别乃是：得救的信心和无法得救的信心。然而，他们总是将那能使人得救的信心视为导致外在明显顺服的那种信心。因此，顺服本身至少变成介于人与神之间的交易部分。“得救的”信心因此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以它的果子为条件而重新定义了。在这种过程中，福音无条件的白白赐予虽不是致命地、却是严重地被妥协了。

因此，照贺治的意见，“信心必定产生顺服”这种观念是一种新发明，且是对福音完整性的严重威胁。他将此视为等同于犹太教所加诸于早期教会的危险。

那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我们可从教会的历史得到证实吗？全然不是的。事实恰恰相反，贺治所描写的对福音“近代的攻击”正是真教会一向所相信的。在教会历史中，近二十个世纪的伟大圣徒们都驳斥了这种概念，即救恩无法完全改变一个信徒的个性、行为和生活方式。

例如，《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一书是圣经以外的教会作品中最早的一本，写作日期可能早在第一世纪末，我们在其中读到：“一个先知若不能实践他所教导的真理就是假先知。”

安提阿主教伊格那丢（Ignatius）的话，写于第二世纪初，他说：“最重要的不是宣告信仰的刹那行动，而是不断地被信心激励着。”另外一篇最早期教会的作品称为《革利免达哥林多人后书》（Second Epistle of Clement to the Corinthians），写于主后一百年，里面有这段话：

让我们不要只是口里称祂为主，因为那并不能救我们。因祂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因此，弟兄们，让我们以行动来承认祂。……这世界 and 将来的世界是相互敌对的。这世界充满了奸淫、腐败、贪婪、和诈欺，而将来的世界却要放弃这些。因此，我们无法同时和两者都作朋友。要得到其中一个，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个。

奥古斯丁于主后412年，曾描写义行乃是圣灵在人生命中运行的必然明证：

在我们这一面，我们断言：人类的意志如此受到神的帮助去行义，除了接受了应该如何生活的教导，人也接受圣灵，借着圣灵，他心中对于那位至高永不改变的至善之神产生了喜悦与敬爱；而且，就在现在，当他行事为人仍然凭着信心、而非凭眼见时，这种情感就已兴起。这其实是白白赐下的凭据，借着这凭据，人乃能火热地忠于他的创造者，且热心去追求要有份于那真光。但是我们最后可能察觉：这份感情——“神的爱——是从外面浇灌在我们心中的”，不是“借着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自由抉择”，而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罗五5）。

在奥古斯丁死后多年，他的教义逐渐被半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所取代，后者教导说，罪人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是决定救恩的最终极因素。天主教开始愈来愈注重圣礼的工作。然后是修道主义，圣职主义，和罗马天主教，终于腐蚀了组织的教会对救恩的了解。对救赎的普遍看法沦为背离圣经，说：人必须履行各种功德来赚得神的欢心。守独身，独处及自我鞭打是用来平息神怒气的一些常见的方式。黑暗世纪于是降临世界，隐晦了福音的真光。

当改教者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黑暗终于被驱除。他们又开始教导：救恩的决定因素是神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而不是人的意志。这个真理是他们教义的中心：罪人获得救恩，乃是借着信心，而不是

功德。这个真理将无数人从罗马天主教加诸于基督徒的宗教奴役中释放出来。

但是改教运动神学是允许那种不产生实际善行的信心吗？当然不是。所有杰出的改教者都清楚深信：真信心必然在好行为上自然表明出来。

象征改教运动开始的事件是，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贴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前四条很清楚地表明马丁路德认为好行为的必要性：

1.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当悔改，等等，”即表示信徒的整个一生都必须悔改。
2. 我们不能将神这句话误解为指由圣职人员所执行告解的圣礼（即忏悔和赦罪）。
3. 然而，祂不是单单指内心的悔改而已；不是的，内在的悔改若不产生种种克制肉体改变乃是无效的。
4. 因此，当自恨还在，告解亦在（那就是，内在真实的忏悔）；也就是说，直到进入天国为止。

马丁路德且写道：

因此，当我们教导在基督里的信心时，我们接着也教导好的行为。因为你既因信得着基督，借着祂而成为义，现在就该好好活出来。爱神和你的邻居，祈求神，感谢赞美神，向祂认罪忏悔。向你的邻居行善且服事祂：善尽你的职份。这些就是真正的好行为，乃是从这种信心产生出来的。

“路德相信，信心带来所有的宗教活动。虽然他谴责只是为了给行义的人带来祝福而去行律法的善事，却为发自信心的好行为辩护，在他看来，好行为就是信心的结果和目的。”“对路德而言，好行为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他们是伴随信心而来，正如白天跟着黑夜，又如好果子来自好树。若没有好行为，也就没有信心可言。”路德写道：“假如（好）行为和爱心不开花结果，那就不是真信心，福音仍未获得立足之地，而基督也未被適切地认识。”

我们得救乃因信心，而不是因好行为；虽然路德极力为此真理奋战，但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坚持说，必须有行为来验证信心。在他著名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中，他写道：

然而，信心不是梦想得来的，一种人的幻象，虽然这是大多数人照着字面对它的了解。无论何时，他们虽然针对信心侃侃而谈，只要他们认为没有道德或善行的改善跟着信心，他们就落入一种错误，即宣称信心是不足的，如果我们要成为正直且获得救恩，我们就必须作“好事”。其原因乃是，当他们听见福音时，他们忽略了重点所在；在他们的心中，出自自己的手段，他们变出来一种观念，他们称之为“相信”，将它当作真实的信心。同样地，那不过是人捏造出来的而已，这种观念没有内心深处相称的经历。因此，那是无效的，不能使人过更好的生活。

然而，信心却是神在我们身上所作成的。信心改变我们，我们从神那里重生（约一章）。信心将老亚当置死，使我们在心思，意念以及我们所有的能力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信心又伴随着圣灵。噢！谈到信心，那是一种多么鲜活，有创造力，有创造力而有力的东西呀！信心总是使人向善。信心从不坐着等，问有什么好事可作，而是，在发问前它已经去作了，且继续作下去。一个人若不是这样主动，就是一个没信心的人。这样的人在暗中摸索信心，且找机会作好事，但其实对于信心和好事都一无所知。然而，他却继续在胡说八道讲论信心和好事。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将行为与信心分别出来，正如不能将热和光从火里分离开。墨兰顿（Philip Melanethon）是路德的同僚，也是一个杰出的改教者，曾写说：

很明显地，如果没有悔改归向神，人心继续在罪中抗拒良知，那么根本就没有渴望赦罪的真信心。圣灵并不住在一颗不敬畏神且继续叛逆的心中。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9-10节很清楚说明的，“无论是淫乱的，奸淫的，等等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事实上，几乎所有改教运动的信条都同意，好行为乃是得救信心必然的表现1530年的《奥斯堡信条》

(Augsburg Confession) 说：

更进一步来说，我们教导行善的必要；不是因为相信我们能借着善行蒙恩，而是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善。单借着信心就能了解罪的赦免和恩典。而且因为我们是借着信而接受圣灵，我们的心现在已被更新，所以穿上新的感情，因此可以产生好行为。为此，安波罗修 (Ambrose) 写说：“信心是善良意志和好行为的来源。”

1516年的《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 上说：

我们相信：这个真的信心，是经由听神的话和圣灵在人身上的运行，而在人心中产生的，必使他重生成新造的人，促使他去过新的生活，且将他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因此，说这个使人称义的信心使人忽略敬虔和圣洁的生活是绝对不正确的，相反地，若没有这信心，人不会因爱神的心而去作任何事，却只是出于自爱之心或者害怕被定罪。所以，这种圣洁的信心是不可能使人不结果子的。

《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 1563)：

问：“但这（因信称义）教义使人随随便便且亵渎神吗？”

答：“不是；因为那些因真信心而被栽种在基督里的人不可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

《多特信条》(The Canons of the Synod Catechism, 1619) 描述圣灵使人重生的工作：

圣灵充满在一个人最深的隐密处；祂打开一切被封闭的心，且软化刚硬的心，使未受割礼的接受割礼；将新品质注入意志里面，虽然之前是死的，他活过来了；不再是邪恶、悖逆、而顽梗的，他变成良善、顺服、且温柔的；祂激发且增强人的力量，就如一棵好树，能结出好行为的果子。

《韦斯敏斯德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1647) 如此概述成圣的教义：

那些受到有效呼召而重生的人，有新心和新灵创造在他们里面，更进一步借着基督之死和复活的大能，又有祂的话语和内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使他们确实个别地成圣；整个罪身的权势都被摧毁了，且许多的情欲渐被减弱和治死，他们愈加更新和强壮，在所有的得救恩典里，实践真正的圣洁生活，因为没有圣洁就没有人能见主。

虽然仍有一些残留的腐败，有一段时间还颇得势，然而，经由基督使人成圣之灵不断供应的力量，重生那部分终会战胜；因此，圣徒是在恩典中长进，且在敬畏神中达到完全圣洁。

历代更正教神学都看出且重视这个真理：行义乃是得救信心的一个基本且必然的结果。改教者慈运理 (Ulrich Zwingli) 将信心视为圣灵在信徒身上永不停止的工作。故此，他相信真信心从不会怠惰或呆滞不动，而是会在每个真基督徒身上产生好行为。慈运理认为这些行为是信徒蒙拣选的证明，也是信心必然的证据。加尔文写道：

我们作梦都想不到有缺乏好行为的信心，或者是离了善行而单独存在的称义。那么你愿意在基督里称义吗？你就必须先拥有基督。但是你不能拥有祂而不在祂的使人成圣上有份：因为基督是不能被分割的。因此，我们称义虽不因行为、却不能没有行为，这说法是十分真切的。

在与罗马红衣主教撒多勒托 (Jacopo Sadoleto) 辩论的一份出版品中，加尔文写道：

我们否认善行和称义有任何关系，但我们又主张善行在义人生活中有充分的权柄。很明显地，人因着恩

典而白白得来的义是必然和重生有关连的。因此，假如你充分了解信心和行为是如何不可分开，就要仰望基督，正如使徒所教导的（林前一30），祂已经被赐给我们。为要使我们称义且成圣。故此，无论何处有从信心来的义（我们坚持这是白白得来的），那里就有基督；而何处有基督，那里也有圣灵，圣灵乃使生命重生，得着新的样式。相反地，何处如果没有热烈追求正直和圣洁，那里就没有基督的灵或基督自己；而何处若没有基督，那里就没有公义，而且，没有信心；因为若无使人成圣的灵，信心就不可能了解基督带来的公义。

尤其是清教徒们，针对得救信心的性质和义行在信徒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写了很多文章。威廉·古特立（William Guthrie）在1658年针对“主权救恩”写了一篇文章，是他写过最清楚的：

故此，一个敬虔的人会主张，凡接待基督的人都被适当地视为神的儿女——“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一12）；然而，我已经照着这个字所能代表的所有意义接待了基督：因为我乐于接受借基督而得救的方法，同意这条件，我欢迎基督以祂所有的职份提供给我的一切，以君王的身份管治我，作为献上祭物并为我代求的大祭司，是教导我的先知；我全心献给祂且仰望祂，尽我所能地安息在祂里面。除了这些，“接待”还能表示什么其他的意思呢？

恩典的第二个伟大标志，以及真正在基督耶稣里得救的福祉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后五17）。若有人真正接受基督，就必定是这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被称为“新人”（西三10），指出它的范围。这新造的人不仅是新的舌头或新的手，而是新的人。这个新人里面有新生命、动作的原则，就是新心；这生命的新原则发出生活的行动，也就是效法那创造他之“主的形象”，所以这新人在每一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更新（西三10）。

在1672年，一篇由艾岚（Joseph Alleine）所写的文章在他死后出版，他在其中写道：

因此，归信乃在于内心和生命同时有了彻底的改变。假如你曾想要有使你得救的归信，你必定明白自己的力量是无望的。那是从死里复活（弗二1），是新造的人（加六15；弗二10），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的工作（弗一19）。这些都不是超乎人的力量可做的吗？假如你拥有的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好性情，一种柔和且纯洁的气质等等，你还不算是真正的归信。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工作。

清教徒温森（Thomas Vincent）对《韦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所作的解释（1674）包括这些课程，读来仿佛特别为驳斥现代流行的福音所写的：

问7：如何借着信心来接待耶稣基督？

答：要照着福音，借着信心接待耶稣基督。

问8：福音书如何将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

答：福音说耶稣基督是祭司，先知及君王；假如我们要被祂所救，就必须接受祂。

问9：灵魂何时可在祂的救恩中得到安息？

答：灵魂在祂的救恩中得到安息，是当他相信自己因罪而失丧的情况，以及自己没有能力、其他所有的人也同样没有能力从这景况中恢复，且发现和确信基督拯救的大能和意愿，就放弃从其他受造物得到帮助，且弃绝自己的义，就此坚定信靠基督，依赖祂，且完全信服祂。惟独祂是救恩的来源。

问：什么是使人得生命的悔改？

答：使人得生命的悔改是一种得救的恩典，借此恩典，罪人深感自己的罪，且清楚了解神在基督里的慈悲，悲痛且憎恶地转离自己的罪而归向神，而且是全心全意不断地顺服神。

问3：使人得生命的悔改包括那些？

答：使人得生命的悔改主要包括二件事：

1. 转离罪，并弃绝它。“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结十八

30)。“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二十八13)。

2. 转向神。“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五十五7)。

问15：转离罪是真悔改的一部份，那么转离罪是什么意思？

答：属于真悔改的转离罪乃包括二件事：

1. 在于离开所有污秽的罪，包括我们所作所说的。
2. 离开其他所有的罪，包括我们的心思感情。

问16：真正悔改过的罪会再次重犯吗？

答：1. 真正悔改过的罪绝不会再犯，以致再回到像从前般过犯罪的生活；假如悔改后，又回到犯罪的生活，就是清楚显示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过。

2. 有些人已真正为他们的罪悔改，虽然他们偶而会被试探所胜而惊异，因此落入再犯以前悔改的罪，但是他们并不沉湎在里面，而是能再站起来，且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回转向神。

汤姆·华森(Thomas Watson)在1692年写道：

我们必须先在恩典上效法祂，才能在荣耀上与祂相交。恩典和荣耀是连在一起的。恩典在荣耀之前，正如晨星引出太阳。神会使我们有足够的资格，适合一个有福的光景。醉酒的和辱骂人的都不适合在荣耀中享受神；神不会将如此奸佞之人拥入怀中。惟有“清心的人得见神。”

多马·孟顿(Thomas Matson)对雅各书的注释，第一次发表在1693年，包括这些话：

行为乃是真信心的明证。恩典不是死的、无用的习惯；他们在最软弱和幼小期会有某些效力和作用。这是我们赖以判断的证据，这也是基督借以审判的证据。行为不是信心的根据，而是证据；不是信心的基础，而是确据的鼓励。看得见的行为也许能增加安慰感，但安慰感不是建立在行为上；行为是盼望的种子，而不是信心的支柱；是拣选的美好证据，而不是原因；是欢欣的预兆和荣耀的开端；总归一句，行为能显明福祉，但不是使人配得过它。

“孟顿坚持神选民的坚忍；但那并不妨碍他教导圣洁是神子民最重要的特征标记，而那些说‘永不会灭亡’、却继续故意犯罪的人，是一个伪善者和自欺之人。”另外一个清教徒古德温(Thomas Goodwin)写道：

假如缺少因触怒神而悲痛之心，就没有向神心存善意的迹象，也没向他的爱，神是绝不会悦纳缺少这些的人的。

另外，这样也就没有改正的希望。神若没有看到改正的希望，祂是不会宽恕的。现在，人若非承认他的罪、且带着悲痛之心，就表示他喜爱罪的迹象(伯二十12-14)。当他隐藏、保存、不丢弃罪，罪在他口中就是甘甜的；因此，直到他认罪，且为之悲痛以前，就证明他不因这罪而苦，所以他不丢弃它。一个人若非发现罪的苦楚，是绝不会离开罪的；一旦发现了，他就会为罪而悲痛(亚十二10)，且“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林后七10，《和合本修订版》)。

解经学者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在1700年代初期写道：

我们太易于依赖空洞的信仰告白，就认为那将会救我们，光说“我们相信基督信仰的条文”是一种廉价和简单的宗教；但想象那就足够带我们进入天国却是莫大的错觉。如此狡辩的人是得罪了神，且欺骗自己的灵魂；虚假的信心如虚伪的慈善工作令人痛恨，因为两者对真正的圣洁都显示缺少真心。一旦神喜悦无行为的死信心，你就能以死的肉体、空洞的灵魂、感官或动作为乐。证明真信心的行为必是舍己的

，这是神自己吩咐的。最似合理的信仰告白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不应认为其中任何一个若没有另一个也能使我们称义，且拯救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正站在其中，而且应该坚立下去。

多马·波士顿（Thomas Boston）是十七、十八世纪交接的苏格兰教会领袖，曾写说：

我们应接待基督为我们的王，丢弃罪、死亡、撒旦和世界的辖制，而且把自己完全交给祂，以祂为我们的元首，让祂掌管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赛二十六13）。“当以嘴亲子，恐怕祂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祂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祂的，都是有福的”（诗二12）。我们应以祂为我们的王，天天专心倚赖祂得生命、力量、庇护，且胜过仇敌：“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后二1）。“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祂将来还要救我们”（林后—10）。

怀特腓德（Georeg Whitfield）是在英国和殖民时的美国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和信仰的捍卫者，他在1739年八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讲道后，我和某人商谈，他和其他一些人都令我担心，因他们极力主张反律法主义的原则。愿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远离他们；因为（用句我们教会文献所用的话）好行为是信心的果子，虽然不能去除我们的罪，或使我们度过神严厉的审判（那也就是说，不能使我们称义），它们却紧跟着称义而来，且必然是从真实、活的信心产生出来，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因着好行为，活的信心就能清楚被看到，正如借着果子而认出树来。

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可能是1700年代最优秀的传道者，和在神学上最清楚的思想家，曾写道：

神所要求且接受的信仰，并不包括软弱、死气沉沉、无生命的心愿，它们只把我们提高一点，稍微超过漠不关心的状态。祂在祂的话语里极度坚持，我们要真诚，心灵火热，且全心热烈地参与在信仰里。

故此，那些主张凭信心而活的人，如果没有经历，心思不正，他们对信心的看法也是同样荒谬的。他们所相信的凭信心乃指相信他们处在一个好的状况中。因此，他们把怀疑自己的好状况当作可怕的罪，不论他们存哪种心思，且不管他们所作的事有多邪恶，因为不信的罪是最重大凶恶的；而他是最好的人，一向最尊敬神，主张他处于良好状况的盼望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但他却是行在黑暗中，或没有任何经历；那就是说，他心思昏昧且行事恶劣。因为他确实相信，那是他信心坚强、归荣耀给神、且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的迹象。但他们是从哪处圣经学到这种信心的概念，叫一个人坚定相信他是处于良好状况？如果这就是信心，那法利赛人的信心最大了；但耶稣教导我们说，他们有些人得罪圣灵，犯了不可赦免的罪。

也许来自不信，或因为他们的信心小，他们显出他们处于良好状况的证据何等稀少。如果他们拥有更多信心行动的经历以及更多应用恩典，他们就能清楚地证明他们的状况是好的；他们的疑惑也就能移去了。

神所设计让人获得确据的方法，就只有治死其腐败，在恩典上增加，并且在生活中活泼运用这恩典。而且虽然自我省察是很有用且重要的责任，是无论如何都不该忽略的；但它最主要不是让圣徒可以借此满意于他们的良好状况。与其说确据是从自我省察而得的，不如说是来自行动。使徒保罗主要是经由这种方式来寻到确据，甚至借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呼召他来得的奖赏；或者他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而他主要也是借此得到确据：“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林前九26）。他获得可以赢得奖赏的确据，是借着奔跑，多过光是思考。殷勤地在恩典上长进，在信心之外加上德行，等等，是使徒彼得给我们的指导，使我们的呼召和拣选确定，使我们得以丰富地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度。若不这样，我们的眼睛就看不清楚，我们就会如在黑暗中的人，无法清楚

看见我们过去的罪已被赦免、以及我们未来在天上的基业（彼后—5-11）。

约翰·吉尔（John Gill）是英国浸信会牧师，在1767年写道：

成圣的基础在于重生；那是神的原则，也是首先形成的；新造的人，或新人，是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是有效且圣洁的呼召；在人的归信看出来，这归信就是人转离他的罪孽：始于重生且在有效的呼召和归信中表现出来的圣洁，在成圣中继续实行下去，这是一个渐进的工作，且引入最后的得荣耀。

约翰·吉尔描写真信徒，写道：

圣徒们向祂臣服，以祂为王；他们不仅接待祂为他们的先知，来教导、指挥他们，且接纳祂的教义；不仅接待祂为祂们的大祭司，借祂的献上自己为祭使他们的罪得赎；也接待祂为祂们的王，对于祂的律法和法令，他们心悦诚服，在所有的事上都尊重祂的训词，认为它们都是正确的，祂的诫命没有一个是难守的；他们是出于爱祂的原则来遵守它们。

在1800年代最为人知的传道人无疑当推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他在一本论个人布道的书中写道：

为基督征服一个灵魂，另一个证明可在生命的真实改变上找到。无论在家或在外边，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跟以前没有不同的话，那他的悔改就需要痛悔了，而他的归信是虚构的。必须改变的不仅是动作和言语，还有灵性和性情。我们若仍住在任何已知的罪中，就表示我们是罪的奴仆，因为“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心中喜爱罪孽之人的自夸是无用的。他要怎么想就怎么想，爱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但若有一个罪统治他的心和生命，他仍是活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真正重生种下对所有邪恶的憎恨；只要耽于一罪，就证明通向美好盼望是无望的。

生活和信仰告白必须是和谐的。一个基督徒即是在宣告离弃罪；如果他不这样作，他所代表的名称就是骗人的。

在他的自传中，司布真回忆他和反律法主义的争战：

在我牧养教会的初期，我必须经常和反律法主义者争战——那些人主张，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被拣选的，他们就可以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希望那种异端已大大销声匿迹了，但是令人伤心的是，它在我教会早期仍非常普遍。我认识一个人站在酒吧的桌子上，手持一杯杜松子酒，宣告说他自始至终都是神的选民。他们把他踢出酒吧，当我听到这件事，我感觉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连那些不相信神的人都说，他们才不要这种“蒙拣选”的人在那里。任何一个活在罪中——酗酒、发誓、说谎等等——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宣告他是神的选民。从我的灵魂深处，我憎恨反律法主义任何一点点的意味，因那会使人胡扯说，虽然他们活在罪中，却仍可在基督里高枕无忧。我们不能借着或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得救，我们也同样不能得救却没有好行为。基督从来不在祂百姓的罪中拯救他们；祂是将祂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拯救出来。假如一个人不渴望在圣灵的帮助下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他就仍活“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将“得救的信心”和好行为分开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个得救的人不是完美的人，但他的心渴望成为完美，他总是不断追求完美，而他成为完美的那一天将会来到，正如他那位曾经被钉十字架、现在已得荣耀的救主的形象一般，有知识和真正的圣洁。

当我在水滩（Waterbeach）街牧会时，有一个人经常坐在会众的前面，当我讲到他认为好的教义时，他就点头想来，我无疑是一个可亲的好人。所以，我想我该治好他不停点头的毛病，或者至少让他的头少点一次；因此我说：“神拣选你和你拣选你自己之间有天壤之别；神借圣灵使你称义和你自己借错误的信念或假想称义有千万里之别，这就是差别所在。”我说了下面这段话——那老者立刻视我为罪大恶极的亚米念派（Arminian）——“你们这拣选自己且自称为义的，没有神的灵的标志；你们没有真正敬虔的证据，你们不是圣洁的人，你可以活在罪中，走罪人的道路，你带有魔鬼的形象，然而你竟自称

为神的儿女。神的任何一个儿女第一个明显的证据乃是对罪彻底的憎恶，而寻求去过如基督般圣洁的生活。”那个反法律主义的老者并不同意那个教义，但我知道我是传讲神的话语所启示的。

莱尔主教（Bishop J. C. Ryle）是福音派英国国教的一个主教，他在约一世纪前写下这些如针刺的话：

我实在十分怀疑，我们从哪儿可获得保证说，一个人可能归信了却没有分别为圣归神！……假如他没有在归信和重生那一天分别为圣归神，我不明白那归信代表什么意思。人们岂不有贬低且轻视归信的浩大福分之险吗？当他们极力劝诱信徒，说第二次的归信的“更高一层的生活”，岂不正低估了那被圣经称为新生，新造、灵性的复活之伟大的第一次归信事件的长、阔、高、深吗？我也许错了。但我有时在想，在过去几年里，当我读到很多人使用很强烈的字谈到“成圣”时，那些使用这字的人先前对“归信”的看法必是十分低估且不当的，是否他们根本就对归信一无所知。总括一句，我几乎在怀疑，当他们分别为圣时，事实上他们是首次归信呢！

华腓德（Benjamin B. Warfield）是普林斯顿的神学教授，在二十世纪初的一篇论信心的文章中写道：

除非认知到一个能被相信和去相信的对象，且同意此对象是值得被相信和去相信，认为那是真实且可靠的而委身，真信心是无由产生的。若我们无法信任一个对象而向之委身，我们就不能说自己相信了。

陶雷（R. A. Torrey）是当时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的院长，在他论及个人布道的教科书中，他告诉学生，要以基督的主权作为对罪人发出福音邀请的焦点：

“要尽你所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引领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且向祂降服，接受祂为主和主宰。”

汤玛斯（W. H. Griffith Thomas）是早期的时代主义者，也是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共同创办人，他承认称义和成圣是不可分割，也必须有好行为作为信心的确实结果。他简明地解释说：“圣保罗使用创世记十五章证明信心的必要；圣雅各使用创世记二十二章证明行为的必要。保罗教导行为必须出自于信心；雅各教导信心必须由行为证明出来。”他在评论罗马书十四章时写道：

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是根据祂的受死和复活，而这就意味着祂的主权。事实上，基督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要在属祂的人身上拥有生命的主权。我们必须承认基督是我们的主。罪是悖逆，惟有我们以祂为主，向祂降服，我们才能以祂为救主，从祂接受赦罪。我们必须让祂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掌权，也惟有当祂在我们心中作王并得着荣耀，圣灵才能进来，且住在里面。

较近一点，艾礼斯（Oswald T. Allis）论到二种约时说：

恩典之约所提供给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并不是作为取代公义行为的一种简单代替品。而是提供他一种不靠功绩且无法赚得的义，就是基督的义，是借着信心得着的；这义会挑战他，要求他的行事为人配得这至高的呼召，以致他学会像保罗一样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不在律法之下、以律法作为靠行为得救的基础，这事实给基督徒设下的标准并不比摩西律法低，反而是更高的标准。当耶稣给祂的门徒一个新的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祂给他们设下顺服的标准，超过律法的命令。“你们当爱人如己。”难怪保罗当时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以强调的语句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在“反律法主义”的标题下，艾礼斯写说：

新约圣经的整个教训即在于：称义的目标是使人成圣并得蒙救赎脱离所有的罪孽。不能结出公义果子的信心就不是活的信心。一个盗贼暗中来向神父告解求赦免，只是为了使他能有良心的平安，好再重操行窃和暴力的旧业，正如以前的犹太人将圣殿变成为“贼窝”，成为罪犯避难的所在，却不管他们邪恶行为的后果。

其他较近代的作者也表示他们看到反律法主义在二十世纪教会公开盛行而大感惊愕。宾克

(A. W. Pink) 就是其中一人他早在1937年就看出现代福音派的失败。他写道：

基督救恩的条件被现今传福音的人谬误地传讲着。他几乎毫无例外地告诉他的听众说：救恩乃借着恩典，是白白接受的礼物；基督已为罪人作了一切该作的，再也没有任何留下的事，除了“相信”——相信祂宝血无限的功效。这种概念现在是如此遍布在“正统”的基督教圈子里，如此不断响在他们的耳际，如此深植在他们的心田，到一个地步，若有一人提出挑战和反驳，认为这是不适当和有失偏颇，是骗人而错误的，此人立刻会招来异端的恶名，且被控为借教导靠行为得救而污辱了基督已完成的工作。救恩的确是借着恩典，且惟有借着恩典。然而，神的恩典在运行时并不是牺牲圣洁，因这恩典永不向罪妥协。同样地，救恩也的确是白白得来的礼物，但接受这礼物的手必须是空的，而不是一只仍然紧抓着这世界的手。悖逆刚硬的心无法相信而得救；心必须先被破碎。那些告诉罪人无需丢弃偶像、不必悔改、也不必向基督的主权降服就可以得救的传道人，和其他那些坚持靠行为得到救恩、以及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赚得天堂的人，同样是错误而危险的。

宾克又写道：

神赐下祂的恩典，不是要免除人当尽的义务，而是供给他们强而有力的动机，使他们更欣然和感恩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以神的恩典作为免除履行一些职责的根据，几乎和将祂的恩典转为猥褻一样危险。

就如宾克一样，陶恕 (A. W. Tozer) 也将异端的指控转向那些传讲简单相信论信息的人。他很多的讲道和写作都挑战我们今天普遍流行的福音。他论彼得前书的信息在他死后才编辑并出版成书，书名恰如其份地称为《我称它为异端！》(I Call It Heresy)。陶恕说：

(几年以前) 如果还没有将全人都降服于神，而且将耶稣当成自己的主和救主，亲身去顺服神的旨意，没有人敢在聚会中站起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唯有那样，他才能说：“我得救了！”

今天，我们却任由他们说他们得救了，却不管转变是如何不完全和残缺，只是带着一本圣经：更深一层的基督徒生活自然会在未来的某些时候附加上去。

有没有一个可能：我们其实是在想，我们并不一定得顺服耶稣基督？

自我们为了得救而求告祂的那刹那开始，我们就一定得顺服祂，如果不顺服祂，我就很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真地归信了！

弟兄们，我相信这是从错误的教导开始的。

他们将主想成一个医院，而耶稣是院长，专门治疗陷入麻烦的可怜罪人！

他们一直坚持说：“主，治好我，我好再去任意妄为！”

弟兄们，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教导。

任何教义若以降服于基督的主权为可有可无的，都是糟糕的教导。那显然背离了基督徒一向信服的真理。故此，“主权救恩”并非摩登的，也不是异端，而是历代基督教救恩论的正中心所在。将之钉上错误教导的标签充其量是鲁莽和不经思考的。若教导其他的，就是自历代以来教会教导的主流中抽离出来。